

王安忆

著

爱情的故事

这激情给了他们生机，他们竟如再生一般，对世界，对人生，又一次滋生出早晨的欢愉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

爱情的故事

这激情给了他们生机，他们竟如再生一般，对
世界，对人生，又一次滋生出早晨的欢愉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王安忆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情的故事 / 王安忆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(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9185-6

I. ①爱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83086 号

书 名 爱情的故事

著 者 王安忆

责任编辑 蔡晓妮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9.125

字 数 189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185-6

定 价 35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母亲	001
弟兄们	016
爱情的故事(三题)	080
天仙配	098
小新娘	118
阁楼	130
发廊情话	199
新加坡人	219

母 亲

母亲来了。带了煎饼、虾干、海蜇、大蟹、酱瓜，穿了浆洗得没一丝褶儿的青布褂，头发梳得平整光洁，气色却憔悴，大约又是和嫂子怄了气来的。

见母亲来，自然是高兴。煮了蟹，余了煎饼，海蜇切成丝拌了，还炒了肉菜。名是请母亲，母亲倒让我们：“吃吧，我早吃烦了。”因为高兴，都喝了点儿红酒。饭后，母亲的眼皮子便有些发沉，见出了倦意，这才想起住房的问题。

我们的小屋，经了一夏的雨水，屋顶开始掉土，碗大的土块直往下掉，多少人说了：“住不得。”唯有领导看不见。一气之下，我们搬进了文化馆的办公室。那里宽敞明亮，窗下一架报纸，东西南北中，不出家门便可知天下事；办公桌上放着橘红色的电话，钢笔、纸张、糨糊、墨水一应俱全；墙上挂着群众业余汇演的奖状、合影、值日表；墙下是我们蒙着花床单的双人床；床下是搪瓷盆、拖鞋。家庭单位，浑然一体，永远是上班，永远是下班，永远是在工作，又永远是在休息。原先的小屋则堆放起杂物，进都少进了。

我们商量着在办公室的另一隅为母亲安置一张小床，母亲却

不愿意。她提出要进小屋看看，我们不依，她执意，拗不过她，便随她进去了。母亲推开门看了一会儿，说道：

“我住这正好。”

“往下掉土，碗大的。”我们劝阻她。

“这屋子有人住，一时半时就倒不了。”

“这是怎么说？”

“有人气撑着呢。”母亲说。

我们深知拗不过母亲，只好帮她收拾了屋子，由她住去了。一夜无事，早起刷牙时，母亲正坐在小屋前洗着我们昨日换下的衣服。

洗完脸，小桌上已摆好稀饭、馍、切成丝浇了香油的酱瓜。吃罢早饭，才七点一刻，上班最早的姜老师都没到，卫平就骑车上菜市场去了，我陪母亲拉呱：

“哥还好？”

“当干部了，看个车间。”母亲说。

“姐可好？”

“总是腰疼，月子没‘坐’好的事。”

“嫂子闹不闹了？”

“她是那样的人，不理会就好。”母亲神色很安详，看不出什么，就不好多问了。

“大凯皮得好些了？”我问侄儿。

“皮得更诡计罢了。”

“还向他娘讨奶奶吃？”

“还讨奶奶吃。”

“不让吃就掀褂子？”

“就掀褂子。”母亲回答，露出了笑容。

“欠揍！”

“哪个小孩不要奶奶吃？”母亲却说。

正拉着，卫平回来了，白鱼、红肉、青莴苣、黄豆芽，花花绿绿一满篮。

“吃不了就剩了。”母亲说。

“使劲吃，您是难得来，妈。”卫平嘴勤快，“妈”叫得比我多。

“这回来，要住长久些。”我说。

“看过你们就走的。”母亲说着，转身舀了水，把鱼搁进盆里。鱼浸了水，腮一动一动，活了。

姜老师来上班了，背着罗锅腰，辛勤地一步一步走过院子，去到办公室。

母亲就这样住下来了。卫平趁着星期天，新糊了顶棚，就听得土打着纸棚啪啪响，果然不倒。凡有人来，都说险，母亲就说：“没人住，兴许就倒。可有人气撑着呢！”她每夜睡得安恬。夜里上茅厕，经过小屋，听得见鼾声，沉沉的、匀匀的，偶尔出一口长气，像是累了。

母亲是累了，一日三餐，总想叫我们吃得好又少花费，很动了脑筋，还抢着洗衣服，尤其是卫平的衣服。不叫她忙，她也是忙，说闲着难受，就只好由她忙去。忙完了一天，晚黑了，坐在小屋里，围着小桌，嗑瓜子。瓜子是母亲炒的，不焦且香，一嗑就再也停不下

来，直到把嘴嗑麻，母亲也瞌睡了。她坐在床沿上，双脚交叠着悬起，手搁在膝盖上，垂着头，一点一点。叫她去睡，反倒惊了她。抬头看看，却不愿睡去，我们也不好走开了。

嗑完瓜子，默神坐了一会儿，卫平忽然提出打牌，打“争上游”。我说，就怕母亲不会。母亲则说，虽不会，也是愿意学的。于是卫平忙忙地取来纸牌，洗了几遍，飞快地发成三堆。

母亲虽不会“争上游”，牌的花样是识的，大小顺序也知道，有了这基础，学起来就不太难了。

母亲极认真地一张一张捡起牌，整整齐齐地排成一个扇面握在手里。她那关节粗大的手指，却有些僵硬，握不住所有的牌。我告诉她：

“把一种样的牌掳起来，不就腾出地方了！”

她让开我，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却并不按我的经验去做。还是将牌一一排列，艰难地握在手中。好容易握下了，抽牌时又带出一片，散落下来，需重新整理。

我们的牌打得慢，良久良久才决一胜负，主要是等母亲，母亲出牌很慢，每张牌都经过深思熟虑，却赢得不多。她不会将好牌省到最要紧的时刻，也不晓得将孬牌尽早脱手，只是一板一眼的，尽着自己手中的牌，对付着每一回合，直对付到实在对付不下去为止。比如她手中要有个小鬼，她决不保留到那大鬼出场之后。

母亲还眼花，需将牌推得远远的，才能看清。于是，卫平便趁机窥探。有时被她发觉了，她就一侧身，让过他的眼睛，不料正好对准了我，也就不得已地瞅见了一些。

即使这样，打牌仍给了母亲无穷的乐趣。有一天，她炒了一小筐花生，搁在桌沿上，谁赢了，得十颗，谁输了，欠十颗，不赢不输，便不得不欠。于是，打牌越发有趣起来。晚饭过后，母亲总是快地刷了碗，耐心地等待我们了却手中的杂事，与她坐拢在小桌边。而我们，不由得被感染，也渐渐地以真诚的热情投入了这项游戏，不再是仅仅为了陪伴母亲。这么坐拢在小屋里，连顶上掉土都不太在意了。兴许真是有了人气支撑的缘故，虽则屋顶掉土掉得啪啪响，却并不令人感到土崩瓦解的紧张。

母亲就这么一天一天住下来了，住过两个星期以后，神情却有些不安起来，似乎是想走了。我们自然是要留的。

“慌什么呢？”我说。

“不短时候了。”母亲说。

“住过年又有啥？”我说。

“哪能住过年啊。”母亲说。

“妈，是不是在这里太辛苦了？”卫平开口了。

“是我累了你们的话吧。”母亲笑着说。

“妈，我们享您的福了，再住几日吧！”卫平留道。

母亲这才安定下来。我看出，她是极重视卫平的挽留的，而她却不知，卫平事事听我的。

母亲又日复一日地安住下来。白日里烧饭洗衣，为我们安排开支，买白菜还是买萝卜，称一斤还是称二斤，她嘱咐得很细，生怕我们多花了钱却吃不到东西。临到发工资，居然还有余钱，饭菜却好了许多。卫平便提出，将钱交给母亲，由她全权安排。母亲却坚

决不接，她是决不愿沾钱的。每日里虽是忙得辛苦，却愉快，我们三人的气色都滋润了许多。傍晚，最后下班的姜老师终于提起包，一步一步走出了大门，院子里安静下来，天色也暗了。我们便开始吃饭，吃了饭，收拾了饭桌，然后打牌。

尽管母亲真诚地喜爱打牌，技巧却并不见进步，她常常是输。我看不下去了，就想传授一些经验。

“妈，您要沉住气。这一对‘A’赶紧收回去，等‘小二子’出了再出。”我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母亲说，可是并不收回那一对“A”，听凭一对“小二子”毫不留情地打了下去。

我也无奈，唯一能做的就是监视卫平，不让他偷看母亲的牌。可是，母亲则总是一无防备，任手中的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叫人不想看也看去了。而卫平却越发地得寸进尺，竟然明目张胆地进行刺探。

“嘿，大鬼小鬼全在我这里了！”他虚张声势地叫道。

“哪能哩！”母亲惊诧而不解地看着他。

他得意地笑了。

“橡皮脸，城墙厚！”我骂他，忍不住也笑了。

母亲也笑。

时间长了，我发现母亲并非真不知道卫平的诡计，只不过装不知道而已。为什么装不知道？大约是她高兴，或者是让我们也高兴。

最扫兴的事，莫过于晚上来人了。母亲便把牌收了起来，花生

筐子往中间推推，很快便吃出一堆壳来。她悄悄地坐在床沿上，双脚交叠着悬起，两只手搁在膝盖上，微微垂着头，不一会儿，就一点一点起来。

“你妈要睡了吧！”周华说。

“妈，你睡吧！”我大声地嚷。

母亲战栗了一下，抬起头，看看，不动窝。

“没事儿。”我说。

周华便心安理得坐下去，继续叙述她怀孕之后的种种感觉：

“大约是个小子，好动弹，不安分，伸胳膊踢腿的。”

“找熟人上医院去查，说早已有了一种仪器，能测出胎儿的性别。”我看着她那隆起的腹部，奇怪着里面有人，却不知是男是女，真是咫尺天涯。

“其实科学已经很发达，大夫心里早有数的，就是不让说呢！”周华说。

“那自然是不好说的，否则都是留男孩，没女的，可怎么得了。”

“我曾经在《报刊文摘》上看到一篇关于这问题的文章，题目叫做：人类将自食其果。”卫平插进嘴来。

“我是男孩女孩都一样欢喜的。不过，我想这是个男的，踢蹬得太厉害。”

“我看你也像是要生儿子。”我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眼睛亮了一下。

“因为，因为，你的肚子特别大。”

“会不会是一对双？”卫平异想天开。

“那可好!”她笑了起来,“那总不怪我不计划生育了。”

“你要两个?”我不解,我们一个都不想要。

“喂小鸡都得喂一对呢!”

母亲的头一点一点,并且响起了轻轻的却深沉的鼾声。

周华站起身告辞了,怎么留也留不住,只好让她走。送过她,回头推推母亲,母亲睁开了眼,看看:

“天不早了,睡吧!”

“睡。”我说。

“她快生了?”母亲又说。

“八个多月了呢!”

“许是女孩儿。”母亲扫完床,拉开被窝。

“为什么?”我一吃惊。

“见她进屋时,左脚先跨的门槛。”母亲说。

一星期以后,传来消息,周华生了个女孩儿,开始没当真,后来总不见送红蛋,想必是对了。

“真让妈说准了。”卫平敬佩地说。

“简直就是仪器了!”我也说。

“人也是没事找事,这又是什么机器的活儿?”母亲说,“肚子里一落种,就知道是公是母了。”

“怎么能知道?”

“当然能。”

“不能吧。”

母亲并不辩驳,停了一刻却说:“我怀你们兄妹几个,都做梦。

怀女孩总梦到花。”

“怀哥呢？”

“……我正在锅屋刷碗，忽然听街上有人声，都嚷：‘看大马，看大马！’我也伸出头去看，只见是一匹高头白马，小步朝我跑来，脖子上拴了个铃，哗啦啦响了一阵不响了。”

“哦，我哥可不是属马嘛！”

“那铃儿威风了一阵就没了，我就知道你哥成不了大气候。”母亲说。

我想起哥在部队时，险些儿要提连长，却因为嫂子家的成分不好，不但没提上，还叫复了员。消息传来，街坊邻居都惋惜得不行，爹心里窝囊，又不好露出来，便吸烟，我放碗放重了，叫嫂子多了心，趁机大闹起来。唯有母亲很平静，没事似的，只以为她心里难受压着就是了，不料原是有着这段典故。

“怀你姐时，记得是梦见有人让我去挑花。一屋子的好花，姣得喜死人。我任什么都不挑，端起一盆最丑最赖、没名没姓的小花，转身就走了。你看你姐可是多病，长得也不如你们壮实。”

“我呢？”我问道。

“你是一棵莲花。”母亲说，“长在塘沿沿上，眼看着要塌要塌，我赶紧捧了一捧土，培住了。”

“呀！”我吐了一口气。

秋凉了，母亲又要走。

我留她，她不依；卫平开口，她才依了。

秋雨连着下了几天，小屋顶上土都掉不成块了，一把一把洒着

顶棚，沙沙沙地响。可就是不倒，我们竟也相信着它不会倒，泰然地在这破陋的屋顶下吃饭、聊天、游戏。

家里有人来，捎来哥的信，问母亲好，还夹着十块钱，说给母亲零花。我看着信，那人悄悄在我耳边说：

“你哥你嫂是不想让你妈回去的意思！”

“怎么？”我回过头去看她。

“要说，你妈在你哥家也是受气。”

“怎么？”我声音抬高了。

“你嫂不是好惹的，三天小闹，五天大闹，闹起来鸡飞狗跳。”

“我妈就任她闹去？”

“你妈好肚量，只是不理，装不听见，她反倒更上劲了，追着你妈吵。你妈上街，她跟上街骂，你妈回家，她骂回家。”

“我哥就不管了吗？”我愤怒起来。

“她管你哥罢了！”

“甩货！”我咬牙切齿地骂，把那钱扔给她，“就照这样扔给我哥！”

回头看看母亲，竟看出了老态。手脚毕竟不灵便了，力气也有限，提个炉子都见喘，却还是那么勤勉而安详。不由得上前夺了母亲手里的菜刀，嚓嚓地切起土豆丝。

“切粗了。”母亲说。

“粗就粗吃。”我没好气地回答。

“还是我来。”

“妈，你别干那么多了。往后，我烧饭，卫平洗衣裳，您就清

坐着。”

“你们是有事的，我闲着。”母亲又去舀水。

“妈，您干脆搬到这里来，和我们过。”

“这又是为啥？”母亲淘着米。

“女儿是娘的小棉袄嘛！”我说。

“我是有儿子的。”

“你儿子好孝啊！”我挖苦。

“儿子就那样，你要他咋样？”母亲倒反问我。

我说不出我要咋样的。

“你哥不孝是好的，要孝了，倒不好了。”

“这话怎么说？”我奇怪极了，菜刀险些儿切去了指甲盖儿。

“我找先生算过命。说是青牛犯白马，你哥属马，我属牛，命该犯顶。要是有一日，他孝了，怕是我就该有病还是怎么了。”

“哪有这种事儿！”我把菜刀扔在菜板上，“砰”地一响。

“那先生说你是最孝的。”母亲瞥了我一眼，满足地笑了。

“那你跟我过。”

“我有儿子。”母亲强调。

晚上，卫平又提了一回，母亲执意不从，只答应再住一阵子。

夜里，我们回到办公室，上了床，一时没睡着，推推卫平，他也醒着，说：

“母亲真是固执，宁可跟着儿子受气。”

“可不会是我上回告诉她我做梦的缘故？”我思忖着。

“什么梦？”

“我梦到，我背母亲，母亲穿了一身好衣服。我背累了，想放，却放不下，到处是泥啊水的，找不到一处干净地点。母亲不会是多心了？”

“母亲不像是多心的老人。”卫平说。

“母亲不是多心的老人。”我同意。

“你母亲总以为女儿家是外人家。”

“其实，这就是我的家。”

“也是我的。”卫平微微反驳道。

“主要是我的。”

“我也是主要的。”

“我是第一主要。”我坚持。

卫平不再吭气，身居第二位他也很满足了。一夜无话。

天凉了，我想母亲来时还是夏末，计算着要给母亲添几件秋衣。不料早起却见母亲及时地穿上了夹衣，是随身带来的。想来，母亲也是愿意久住的，只是需要我们，尤其是卫平的挽留。因此，我们便越发地待她亲切，好叫她安心。而母亲则以加倍的勤勉来回报我们。我们想给母亲一点儿零花钱，母亲却执意不接：

“有吃有喝的，又从不上街，要钱做啥？”

“身边总得有些钱，您想买啥就买了。”

“不用哩！”母亲是坚决的，谁也说服不了她，这一回，连卫平也无能为力了。

而我们总觉有愧，母亲身边是应当有钱的，哪怕一枚针，也要用钱去换，而母亲又未必为了一枚针向我们张嘴。我们苦恼了几

日，卫平忽然灵机一动，说道：

“这样不行吗？晚上打牌，不来花生了，来真格的！”

“这倒是有趣。”我很高兴。

“一圈牌值五分钱。”

“一毛吧。”

“多了也不妥，假如母亲输呢？她又总是输。”

母亲也很高兴，游戏起来越发认真。只是技艺不长进，看她输我着急。她却从容，把牌推得远远的，慢慢看着，半天半天才出一张，出得总不高明。有心想让她几圈，母亲却有了觉察，说道：

“要细细地打来才好玩儿呢！”

话里有了责备的意思。想到打牌是母亲极大的乐趣，不能破坏了这娱乐。我们就不好过分了，仍是认认真真地打着。只是卫平收敛了许多，不做那些滑头事了，母亲却似乎又觉着了寂寞。

“我要坐头庄了，鬼全到了这里。”她喃喃地说着。

“妈你快别吱声，他正急着呢！”我赶紧阻止道。

“哦，说漏嘴了哩！”母亲笑了，赶紧掩住口，神气里有些调皮。

惹得卫平又蠢蠢欲动。

每夜，母亲虽是输得惨，却还有五分一毛的进款，并且有着卫平交给她做底的五元钱周旋着，总不至身无分文了。赢来的钱，总是被她小心地收起来，藏着。这些钱，母亲得来心安，输的时候，就难免露出焦急不耐的神色。

住久了，母亲也结识了熟人，邻院的老大嫂，有时就抱着孩子来找母亲拉呱。母亲总不让进文化馆的院儿，就在院门外拉着，一